

在文学馆听讲座

舒乙 傅光明 / 主编



文学的使命

ZAI WEN XUE GUAN TING JIANG ZUO



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系列丛书2000/2001年度(第一辑)

文艺出版社

文学的使命

舒乙 傅光明 / 主编

在 文 学 馆 听 讲 座

第一辑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文学馆听讲座/舒乙,傅光明主编.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80142-383-6

I. 在… II. ①舒… ②傅… III. 文学—讲座
IV.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962 号

在文学馆听讲座

舒乙 傅光明 主编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83 电话 010-82885151)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880×1230 1/32 27.5 印张 765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80142-383-6/Z·200 定价:68.00 元(全三册)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个意味深长的新定位(序一)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的星期讲演在北京讲演活动中,公认是办得最出色的。

终于出版了第一个讲演集,成为这种认可的明显证据和真实记载。

中国现代文学馆办星期讲演的初衷是:

恢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讲演活动的光荣传统,它曾发达到,起过非凡的作用;

开办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校,传播文学知识;

给作家、学者一个和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为他们提供讲坛和直接回答问题的场合。

现在看来,这些目的不仅是明确的,而且也是合适的。

说到底,这些讲演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能为这种良好的努力提供一个优雅的环境,营造一个活泼的氛围,恰恰证明了巴金先生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张是多么有远见,和多么有潜力。

我们将努力把讲演办下去,将讲演收纳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功能之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新定位;何况,一些重要作家和学者主动报名要来讲演,这又是另一个好兆头。

看看坐无虚席、极端安静的会场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再看看那些虔诚、渴望和期盼交织着的眼光;听听那些充满真知灼见、深入

浅出、发自肺腑又往往欲罢不能的讲演；再听听那么多颇有水准、善于思考、踊跃积极的自由提问，您一定会有以下的同感：

第二本、第三本讲演集也将陆续问世，而且必定都是“顺产”。

2001年11月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守望精神家园(序二)

傅光明

从去年7月30日舒乙馆长主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开始,“中国现代文学馆星期日义务演讲”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50场。除个别场次,几乎场场爆满,以保守的每场400人计算,听众也已超过了20000人。其中有些场次,不少听众真可以说是冒着风霜雪雨前来,有时还没有座位,是站着听完两个半小时的演讲,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我是从今年2月18日接手主持演讲的,到目前共主持了20场次。这之前还是舒乙馆长亲自主持。他本人就是非常出色的讲演家,由于馆务繁多,也是为让年轻人得到锻炼,他将主持演讲的接力棒传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个很好的知识充电和提升自我修养的机会。我愿意像舒乙馆长一样,把文学馆的演讲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在请人上,请来的应该说都是一流的,或自有特色甚至自成风格的作家、学者,以力求保证文学馆的演讲始终维持高水准。对接手主持前的演讲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基本上没听。主持演讲之后,就得场场不落,而且还得坐在主讲人旁边“陪绑”,听得就格外仔细了。到今年七月截止的一个年度的演讲,有两场演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是王蒙先生的《挑战与和解》和郭小聪先生的《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

俩人的演讲风格迥然不同,却正好是“作家派”和“学者派”两个极好的代表。王蒙先生的演讲在智慧里透出风趣、机智和幽默,一如他小说里的文字,诙谐里的机锋、调侃里的针砭以及抖搂包袱式的揶揄,全都活跃于字里行间,让人在忍俊不禁之际得到深沉的启迪和凝

重的思考。要是听众仅仅是笑完了了事,一出文学馆的多功能厅还该干嘛就干嘛,脑子里一片空白,可就让他白费劲了。这一定是他所最不愿看到的。

郭小聪则讲得严谨、凝练、深沉。他是一位诗人气质的学者,长期思考和研究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对于作家对现实的抗议或诸如此类的感慨,如何能从正义感升华为具有哲学深度的建设性思想智慧,嬉笑怒骂的勇气如何能与作者的尊严感与内在精神美感相统一。

他认为,大作家一定要有高贵的情怀,不管到什么时代,读者始终希望能与这样的作家交流并达成精神默契。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做底蕴,是不可能取得创作的成功的。人本身毕竟是渺小易毁的,只有人的思想和精神的美才可能不一定因肉体的损毁而一定丧失。而商业社会容易限制人的思想境界,大众消费文化无视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许多现代的高科技从根本上动摇了人道主义和人文价值的传统。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因感到生存的卑微、不受重视、无能为力而容易玩世不恭,这一切都在很有理由地阻止着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出现。但如果能够超越这一切,能够以惊奇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生活,以博大的情怀包容这一切,奇迹就有可能发生。

21世纪,这样的奇迹会在中国发生吗?我和郭教授同样感到迷惑。在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越来越被物欲所鲸吞蚕食的时候,产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我以为是绝对不可能的。

关于文学馆的演讲,有记者曾经问过我,我们是如何考虑让阳春白雪走向大众?在选题上有何追求?其实这还真是一个颇费脑筋的事,由于听众层次各异,讲得肯定不能太专业,那样会与广大的非专业听众产生距离,减少共鸣,也就会影响整个的演讲效果。太简单吧,又怕调不起听众的口味,失去忠实的回头客。“忠效两难”呀。

我们请来的演讲者基本上都是既有满腹学问,又有很好的演讲技巧。说真的,两个小时的演讲时间,对一个演讲者来说,稍微显得

过长,节奏并不是十分好把握的。我们对所有的演讲者都充满了感激和谢忱,是他们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一起托起了文学馆的星期日义务演讲。

在讲题的选择上,我们基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既是纯文学的,又一定要贴近大众,大雅若俗嘛。像文学作品不能脱离大众一样,演讲若脱离了大众,同样是失败的。讲题,可由演讲者自定,或者我与他们商量着来。当然多少也要考虑听众的接受口味,能与他们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最重要。这有一定难度,但我有这个信心。

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演讲有着优良的传统,许多大作家、大学者同时都是出色的演讲家。文学馆要把这个薪火接过来,使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其实,舒乙馆长早在1988年就在旧馆倡议创立了一所向公众传播学问,宣讲知识的没有围墙的学校——幽州书院,自己亲任院长。幽州书院每年春秋两季逢周日开课,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课堂场场爆满,甚至不少听众打着站票。主讲者多是专家、学者,平时坐惯书斋,少有与公众交流的机会。舒馆长请他们来,为他们提供讲坛,他们也乐于在这公开的园地把自己的满腹学问、研究心得以及学术倾向等演讲释放出来。

能免费来听难得的文化课和学问课,无疑是听众的福音。他们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其中一批固定的听众无论讲什么,每周必到,听得仔细,记得认真。讲堂里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氛,每课讲完,听众还可以向学者们提问题。幽州书院的星期日义讲,当时就已成为了北京的一处文化人文景观。

文学演讲做好了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文化事业,我觉得它与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矛盾。在这上,我们特别要感谢中国电信。文学馆能够坚持演讲是义务的,即听众无需任何花费就可高雅的文化氛围里享受一种精神陶冶,他们的无偿赞助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他们不要求冠名,不要求打任何广告,甚至不要求任何回报。当然,如果没有赞助,我们也会想别的方法努力把演讲办下去,绝不会半途而废。有了赞助,可以使我们的设想轻易就可以实现。这也算是文学

馆在纯文化事业与商业赞助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幸运的。

换言之,也可以说文学馆在这一年中,对文化学术交流和高雅文化走向大众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辛劳,但值得欣慰的是,听众朋友始终如一地支持和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认可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赞许。就目前来说,我们会按部就班地作好演讲的各项组织工作,努力使其成为首都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一个品牌。

听众中至少有将近五分之二都是我们的“铁杆儿”,甚至有些听众从“北京幽州书院义务演讲”开始,就一场不落地听到现在。为使演讲办得更具特色,我们前不久做了一次听众意见调查,发放了100多份意见调查表。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多数听众对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演讲表示非常满意,也有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改进的。

听众有一个共同的感慨,就是文学馆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坚持义务的纯文学演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希望不间断地办下去。有听众把听我们的演讲当成一种高尚的休闲和完美的精神享受;有位听众形容自己仿佛一条疲倦的人生小舟找到了一个加油、打气、停息、保养的港湾;有的听众希望演讲更成体系一些;有学生听众则提出来对已经改编成电视剧的影响很大的文学作品开设专题讲座,多一些大中学生熟悉的文学作品的讲座,比如韩寒、蔡智恒等;有的希望适当的时候,召开作家、评论家与听众的座谈会;适当增加青少年作品的讲解;有的听众听得不过瘾,还嫌我们的演讲时间短,建议延长时间,中间休息一次;也有的希望把演讲增加到每周一次;有的建议我们搞会员方式;有的希望我们从更多渠道发布演讲预告,等等。

很多建议都很让我们感动,有位学法律的大专学生,希望文学馆能为中国的文学界营造一个进步的、自由的、积极向上的文学氛围,能在中国文学消沉迷惘或起肥皂泡的时候,及时纠正其发展方向,使文学创作真正反映中华文化的精髓;愿文学馆成为文学爱好者开拓视野的重要场所,愿文学馆为中国孕育杰出的文学家作出更大的努力。

今年四月间,北京出现过几天连续的重度空气污染,我在一次演讲开场白里说,我们文学馆演讲厅的空气指标始终是一级,听众马上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当然明白,他们需要什么和我们该为他们做什么。

总的说来,演讲过程中的整体气氛和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的听众自由提问时间,气氛更是显得活跃、热烈。但有一点一定是让演讲者和广大听众朋友不舒服的,就是尽管我每次在演讲正式开始前都强调,请携带了呼机、手机的朋友将其关掉或放到震动档,但几乎每次还是在演讲过程中出现不和谐音的“虫鸣”。这当然是极个别的。也就是说,高档次的文学演讲同样需要有高素质的听众。

抵制低俗文化的手段,必定是大力弘扬和发展高雅文化,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传媒,到学校以至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真正作到良性循环。

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希望我们将演讲整理成“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出版,让更多来不了现场的人受到熏陶。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将2000至2001年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在文学馆听讲座》呈现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我们要向积极支持和配合我们工作的作家、学者致谢。他们抽出宝贵时间,花费很大的精力,将演讲录音的文字整理稿校读、润色,真诚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令人感动。但由于去年演讲活动开展以后出现过一点技术性问题,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和著名评论家崔道怡先生两场演讲的录音带至今没有找到,也就无从整理成文字,只好在此向二位表示致歉。另外还有三位演讲人因个人事物繁忙,无暇将我们整理后的文字审校,无法收入书中,引以为憾吧。再一个要向广大读者致歉的是,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为现场提问的听众提供无线话筒,无法将问题录音,每位演讲人的听众提问部分,往往是无“问”而有“答”,读起来会显得有些突兀。请读者朋友谅解。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改进,明年度演讲录的听众提问部分,将有完整的问答。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江泽民总书记和巴金、冰心等老一辈作家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建立的,而且文学馆本身就很好地体现着江总书记“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的文化方向”的精神内涵。所以,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就是要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和“以德治国”的思想为指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导向,使文学馆和文学馆的演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在小的方面,就是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绝不为过去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切实为读者、听众服务好。

2001年11月1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	舒 乙 / (1)
文学创作的有意识和无意识	蓝棣之 / (31)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傅光明 / (68)
观察老舍	舒 乙 / (106)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性	吴福辉 / (141)
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	王富仁 / (172)
怎样读《围城》	温儒敏 / (190)
俄罗斯文化漫谈	高 莽 / (203)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	李 今 / (228)
“京海”冲突与京海派文学	吴福辉 / (243)
女性文学	刘慧英 / (272)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

舒 乙*

2000年7月30日

我刚才数了一下我们的凳子大概 300 个,我估计一会儿还会有人来,可能有站座。因为今天是第一讲,大家好像知道的消息不太灵吧,我估计第二讲、第三讲、第四讲、第五讲可能人还会多,而且他们会比我讲得更好。我希望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这种形式很好,继续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二次是清华大学的蓝棣之教授,我们把北京的三大学校——北大、清华、北师大名牌教授、博导请来,我们馆里的博导也给大家讲。其实原来北京是经常有文学讲座的,包括在旧社会,在 30 年代,甚至于 20 年代文学讲座是很多的。大家记得那个时候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胡适先生、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那是经常作公众文学讲演的。解放后这个传统依然存在,北京毕竟是文化中心。大家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那个地方是频频举行各种讲座的圣地,我都去听过很多次,那个时候郭老、茅公、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丁玲先生都频频做讲演。可惜这样一个光荣传统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我们想,既然文学馆已经建好了,有这么一个好地儿,而且夏天有冷气,那时候什么也没有,条件比他们好多了,北京的学者又云集,我想咱们还是恢复那种优良的传统,向读者、观众介绍一些文学信息,谈一些自己的文学主张,我觉得对文学会有些好处,同时也提倡一种风尚,提倡一种风气,这样对整个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会有好处,所以我们就想起来办这个。

* 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今天我打头一炮，这头一炮就先讲文学馆，因为我觉得新馆建得这么好，非常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文学馆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绝大部分人不太知道文学馆是干嘛的，我们开张两个月了，开门红，非常好，但是我还希望有更多的人到这儿来，所以要宣传一下。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好的故事，所以很愿意讲给大家听听。

讲文学馆一定要讲巴老，巴老是我们国家的文学泰斗，他现在96岁，重病在上海，住在医院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他是我们国家的一位国宝，所以国家从上到下对他极其尊重，极其爱护，现在正非常小心地组织各种专家班子在给他治疗。这个馆是他一手倡立的。大家知道，巴金先生“文革”以后提出过两个建议，一个始终没实现，就是他那个“文革博物馆”，因为各种原因吧，实现不了。第二个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如果大家到我前面的博物馆去看的话，巴金那一部分专门有他的一个手稿，就是《随想录》里边的第64篇，专门讲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意思是说最近几年，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创办一个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它比现在这个名字多两个字，资料馆。他说我常常做梦，梦见人们有说有笑地在文学馆的大门口出出进进，直到我醒来，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躺在床上微笑。

经过大概7年的奋斗，这个新馆落成了。我想新馆的落成、开放是圆了巴金老人的梦。其实文学馆已经存在15年了，不是现在刚刚开馆的，它是1985年正式开馆的，那是巴金先生自己来剪的彩，他由上海专程到北京来为文学馆的落成剪彩。那个时候文学馆在西三环的万寿寺西院里，党中央和北京市为文学馆借了这么一个地儿，后来很快就涨库了。所以巴金老人又向江泽民主席提出来，你能不能在北京给我们盖一个新馆，江主席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意见，他亲自给巴老写回信，写批示，给国家计委，给北京市，同意建这么一个新馆。经过7年的努力，这7年是这样的，两年半的筹备，两年的设计，两年的建设，半年的布置，终于在2000年5月23号开馆了。我们赶快把每个角落都拍了录像，照了好多照片，收集了些文字材料，送到巴老的病榻前面。他已很难说话了，但是神志非常清醒，就是特别虚弱。他看到这些送去的材料，微笑，露出来了愉快的笑容。我们大家感到非

常之宽慰，他终于看见这个馆的落成。

开馆的第三天，江泽民主席、李岚清同志就来了，看了这个馆，觉得这个馆做得非常好。大家可能看到报上公布了他来参观的新闻，也看了电视。江主席看这个馆的时候，兴致勃勃，非常饶有兴味地看了每个展览，评价非常高。他说文学馆的展览做得非常好，给了我们大家很大的鼓励。

文学馆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得由巴金老人的倡议讲起。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我想他最早产生这个思想的时候是在80年代初，他就想，“文革”把中国的全部文人打倒，无一例外，都说他们是牛鬼蛇神，说他们是白吃饭的，说他们是没有用的，甚至于说他们是罪人，他非常有气，越到“文革”的后期越有气。那么他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要建一个文学馆，把文学的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一起，让世人来看，我们是不是牛鬼蛇神，我们是不是白吃饭的，我们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是不是有用的。所以他最初建文学馆的思想是反“文革”，跟他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他有第二个思想，就是说他觉得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的强项，是非常有成绩的，一点也不弱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可是外国人不知道，应该把这个向国际上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是很强的，那么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你就到北京来，这儿有一个资料非常完整的馆，你不必再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你也不必再到东京去，到伦敦去，就到北京来就行了，这儿有全套的资料。这就是他，巴老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初衷。

从那以后，就是15年前，他来剪彩以后，再也没到过北京，直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来过，他有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新馆落成的时候他要来剪彩，当然中央会派专机把他送来。不行了，重病在身，但是他的这个愿望得到了实现。那我们就花比较多的精力来筹备这个新馆，新馆完全是国家来投资的，因为有江主席的批示，完全是国家来投资的，国家计委立项、拨款，我们找设计院设计，找施工队伍，找装修队伍，找布置展览的队伍，来共同做这个，所以是很多家公司共同的劳动结晶。

这个馆现在看来做得比较成功，在我们国家的新的博物馆当中

这几乎是最好的一个,这不是我自己这么评价,是这两个月来参观的人这么说的。其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上个礼拜杨振宁博士来了,杨振宁博士是物理专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是他在一个很高龄的时候——我估计他大概有80岁,才转向中华文化的研究,所以你看他到处讲演,包括在全世界做巡回讲演。他的题目一般都是讲中华文化,或者由物理开始讲起,最后讲到哲学,由哲学讲到文化。他那天只看了文学馆的四分之一,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馆绝对是国际先进水平,即使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流的”。

那么我就想讲讲我们建这个馆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决定了这个馆现在做得比较成功。就是要把成功的因子远远地埋在很原始的构思里面,如果你没有那种原始的构思,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馆落成以后,我们很多兄弟馆的领导人到这儿来参观,他们非常懊悔,就是现在不光是北京,大概全国都是如此,兴起了第二个建设文化工程的高潮。50年代是第一个高潮,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二个高潮又来了,这个高潮是经济繁荣带来的。

他们为什么比较懊悔呢?就是把这个项目批下来以后,就委托设计了,告诉他我有什么功能,我要多少阅览室,要多少库房,多少个座位等等就完了,不再管了。设计出来的东西一般来看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东西,大家都一个样,没有任何特色,当然没有任何的艺术气氛。实际上我们国家艺术品严格来说是非常不值钱的,你干脆就把艺术品放到基建费里头,它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让很多大艺术家参与你这个建设,这样你可以搞得非常棒。我们就想,我既然建这么一个新馆,而且这个馆又叫中国现代文学馆,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建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不同于比如说故宫啊,也不同于美术馆啊,更不同于北京存在的其它那些博物馆,要仅此一个,要非常有个性,非常别出心裁,让人看了它觉得这个挺好,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大家都是一个模子的,就是要想把它做成比较特别的一个。

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做成非常有艺术气氛的,就像一个艺术的殿堂,就说你呀还没看里头的文学资料呢,也没进里头的文学博物馆,光看看外面,看看建筑,看看周围的装饰,就觉得它很好。因为到处

有油画，到处有壁画，到处有雕刻，到处有浮雕，到处有瓷器，到处有彩色玻璃，什么什么等等，一大堆，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这样你心里就很喜欢，先欣赏这些东西，营造了一个很浓厚的文化气氛。

第三个特点就是要注意细节。中国的建筑现在严格来说在结构上是很棒的，用材上也不错，但是比来比去比不上外国的建筑，很大一个弊病就是谁也不注意细节，设计单位不够注意细节，施工单位就更不注意，包括你们家里的家庭装修，你只要不盯着他，所有的细节就全给你做糟了。这是中国现代建筑界最糟糕的一点，不注意细节，所以很好的建筑经不起推敲，也经不起使用，搞得不地道。所以在这个馆的建设当中，绝对强调注意细节，当然也不尽人意，因为整个的施工队伍的水平在那儿放着呢，你要特别盯着他就是了。

注意细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一进门，发现有一个巴金先生的手印做的铸铜的板，是一个门的手把，这是个细节。就是说你要做一扇门，要一个门的手把是很自然的，那么你要豪华的，街上有的是，要中等的有的是，要低档的有的是，反正都是定型产品。我一个也不要，自己发明一个，这样让每一个进文学馆的观众，头一个印象，这是什么？底下有巴金的图章，是巴金的手，是我们专门到南方去拓下来的，非常逼真。每一个进文学馆的人，第一个印象就是摸摸巴金的手，按着他的手印走进一个文学的殿堂，这样他就产生了一种激动。这就是细节的重要性。

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要搞得非常现代化，同时也要有民族的符号。现代化比较好理解，就是把现在的高科技的一些东西运用在文学馆的管理上，比如说，我们在万寿寺的时候都是做卡片，检索的卡片，手抄，读者来查卡片。到了新馆以后，这一套全部废除。所有的馆员，比如说我这儿有55个馆员，一人一台电脑，全部联机，资料共享，然后再给读者发好多电脑，让他来在电脑上检索，全部管理实行电脑联网的管理，其它还有很多先进的设备。所以这个地方严格来说，是我们国家博物馆管理和使用的设备当中最先进的一个，我们现在的馆员简直每天都疲于奔命地学习这些东西，自己不会呀，买来很多新的设备，都得用啊。